

甲 乙 主编

观

潮

文

丛

真

假

闲

适

孙 郁 著

群言出版社



观

潮

文

丛

真假闲适

孙郁 著

甲乙
主编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假闲适/孙郁著.

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6.8

(观潮文丛)

ISBN 7-80080-181-0

I. 真...

I. 孙...

Ⅱ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N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7490 号

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2插页 161千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*

I·43 定价 9.00 元

总 序

甲 乙

在当今文坛这个“主义”那个“试验”，以及诸多人在“炒作”那么十几个几十个新的老的红得发紫的作家的時候，随笔散文创作的热度似乎更在沸点之上。这其中的喧嚣与浮躁，评论家们已经说了不少，而且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。在如此背景之下，自己忽然也在随笔散文的泥淖中插上一脚，就未免也有起哄凑热闹之嫌。没办法，君不见大人先生们也在犯懵和糊涂着？

尚需讲明的是，自己不想发表什么“宣言”，这套“文丛”中的作者，也没有一个想到要发表自己的高论。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寂寞地走着自己认定的路。让感情的炽烈流动在文字之中，把现实提纯，透射出思想的睿智和大气。或许，这就是编此“文丛”的初衷吧。

文丛冠以“观潮”，是相对于时下人们常说的“海”。面对海的跳舞，潮起潮落，似应了甘于贫贱，耐于淡泊却又不失

真诚之心的作者们的“坐壁上观”的形象写照。但他们又绝非是远离生活之海的岸上人,这一点,读者会从文章中感受到他们的清醒。

忝为主编,既喊不出振奋的口号,又拿不出经典的理论,实在惭愧之至。书就在您面前,还是由您来评判吧。

一九九六年四月

目 录

- 1/“承受沉重”
- 5/无 题
- 8/真假闲适
- 11/苦 路
- 14/痛感与智慧
- 17/乡土文学
- 20/“京味儿”内外
- 23/真与伪
- 26/闲话藏书
- 29/难写的传记
- 32/批评的难处
- 35/杂读拾趣
- 38/古书新读
- 41/门外书话
- 44/隔 膜
- 46/恶 书
- 49/霸权话语
- 52/国学热

55/城南夜话(之一)

59/城南夜话(之二)

63/城南夜话(之三)

67/城南夜话(之四)

71/城南夜话(之五)

75/城南夜话(之六)

79/城南夜话(之七)

82/城南夜话(之八)

86/城南夜话(之九)

89/城南夜话(之十)

93/大而有当

96/另一种揭示

99/酒趣

102/秋夜杂识

105/废名

108/三松堂内

112/《随想录》

119/《北京：城与人》

122/话说孙犁

127/偶遇牛汉

130/波普尔的自信

135/《茅盾传略》后记

138/《走进鲁迅世界·诗歌卷》

141/水上旅馆

143/昆明湖

145/斋 宫

148/镜泊湖

151/京都旧梦

153/沙龙

156/海上琐记

159/泰山记事

162/镜春园

165/草原

168/奇地张家界

171/冬日

174/孔庙

177/挑水

180/红楼宴

184/“老总”陈言

189/初识汪曾祺

196/辽南的城

200/丰子恺

204/其淡如水

211/唐弢书话

218/黄裳

223/鲁迅书话

229/后 记

“承受沉重”

晚秋似乎刚到几日，肃杀的冬便来了。坐在家中编着《鲁迅书话》，心里却一点也不轻松，仿佛窗外的初寒闯进，凛凛地承受着冷气的撞击。这是我编辑的第五本有关鲁迅的书了，然而每次都没有过度的兴奋。如同在奇险无边的群山穿行一样，心神颇累，痛快之外便是难言的沉重感。据说鲁迅又热起来了，仅各种选集就已出了几十种。我不知道当代的青年人，是以何种心态去接近鲁迅的，倘若不仅仅是出于猎奇心，而是以心呼应这颗伟大的灵魂，也许这种“热”的背后，是一种希望的信息吧？

我曾经整整四年，呆在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旁。那四年过得极苦，除了中国人特有的琐事，终日泡在鲁迅的著作里。那时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，人们似乎已遗忘了鲁迅。然而我不能，除了心理的需求外，职业的积习在催促着我在鲁迅的世界中徜徉。鲁迅研究室正对着鲁迅的故居，我的办公室下层，便是先生浩若烟海的藏书。那四年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，我所知甚少，惟有在先生的遗著中，才得到过真正的快慰。鲁迅太博大了，到了研究室后，我才知道先

生曾读过那么多的书，看过那么多的艺术品，在他的书库里，我所得到的，比大学时代不知要多了多少倍。

然而，当离开那寂寞的故居，转到报社工作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并未能真正读懂先生。我终于觉得了当年的某种轻浮。当一个人为了研究，或出于职业心去注视对象世界时，他不可避免染上功利的色彩。学院性的经典研究是不错的，然而我们时常忽略了学院派以外的经验性的沉思。对于像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，非书斋化的启蒙性导读，也许更重要些吧。鲁迅一旦被单纯地学院化，便有丧失其现实化的可能。许多年来鲁迅被亵渎、冷漠的根源，除了“左”的路线外，学者们的现实感的弱化，是不是也该负些责任？

现在惟有在王蒙、邵燕祥、张承志、刘恒等人的作品里，还常常可以听到某种鲁迅式的声音。然而这声音还太微弱，太细小，它时常也淹没在世俗的轻歌曼舞中。商海中的红尘滚滚是历史必然的足音，我毫不抱怨。但当一个新的历史到来之前，文人们缺少责任感与建构新文化的信心，难道不该提出警惕？

记得今年夏天的那次湘西之行，我和几位朋友对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问题，进行过一次交谈。那是一个宁静的夏夜，四周是奇怪的静。大家争论得很激动，似乎彼此的呼吸都能听到。当代文学为什么有时在重复着鲁迅的命题？鲁迅的什么精神在深深地震撼着这一代人？那一夜大家谈得很深入，其中上海的王晓明的一句话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他说，他所以和一些人发起了关于“人文精神”的讨论，乃因为

当代许多文人在逃避沉重。我们需要一批像鲁迅那样的敢于承受沉重的文人。他说此话的时候，显得过于庄严。我们都沉默了。大家在一个问题上激动地兜着圈子：在进入了工业文明社会后，人的精神信念应定位在哪儿？我们会不会在进入消费文化时代后，连同理想也被消费掉？中国存在真正的人文传统么？本世纪以来，文化重建的几个重要时期，均被错过或耽搁了。这一代人，如果仅仅躲避直面人生的舞台，那是不是在重复过去的历史？

那一夜令人终生难忘。虽然彼此的观点各不相同，但仿佛一下子多了那么多的朋友。神圣感从消费文化中被驱逐之后，人们的心灵留下的便是怆然与冷寂。当张承志高喊以旗为笔、孑然前行的时候，当王朔消解掉一切崇高，将世俗玩偶化的时候，当诸种先锋派或所谓“后现代主义”渐渐远离现实的时候，文坛开始经历了一个新的自我调整的时代。这又一次让我想起鲁迅。在文化调整与过渡时期，鲁迅也许是最好的参照。我觉得当代文坛，鲁迅被稀释了。我们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对鲁迅的呼唤。尽管张承志那么敬仰鲁迅，但我隐隐地感到了他对鲁迅的误读。而一些青年文人对中华历史缺乏厚度的审视，使文学的功能又一次单一化了。也许，后现代主义拥护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化，但我总觉得，具有健全的而不是偏执的忧患感的文人的丧失，是文坛的悲哀。只有读懂了鲁迅的人，才会觉得，我们对传统的清理，还是多么不够。

终于有许多人开始直面沉重、承受沉重了。我们在有良

知的作家与学人那里,时常可以听到这类的声音。下一个世纪,这样的人,该会更多些吧?承受沉重,其实是为了人们不再真正的沉重,否则,我们将会给后人留下什么呢?

无 题

我的父亲是读过几天私塾的，至今还常在高兴的时候，摇头吟着《楚辞》里的妙句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：“你们这些十几岁的人，国学的底子不行。这是个先天不足，大概难以补回了。”我对此曾不以为然，觉得父亲有点迂，那些古旧的书，学得太多，有什么用呢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，也有一代人的知识结构，比如，现在的孩子会用电脑，旧时的儿童，可有么？以旧时人之长，看今人之短，总不能真正说服人吧？

但我近来搜集四十岁以下作家的作品，忽发现一个问题。与“五四”那一代人比，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人，总像缺少了些什么。当代人也许过于聪明，单看写作范围之广，内容之杂，那是“五四”时期的人们所不及的。可偏偏这一代人的作品，尤其是散文，少有张力，少有历史的厚度与生命的深层气息。无病呻吟或强装高雅的伪态之作，在充斥着杂志与报纸。现在一些无聊文人的精神状态且不谈，只是文字修养，就差得太远，连清末的“鸳鸯蝴蝶派”都不如。所以，至今文坛出现不了鲁迅、周作人式的人物，这是很可惜的。

历史有时是一笔糊涂帐，从古文进化到白话文，谁也阻

拦不了。但进化的同时，退化的宿命便在另一领域冒出。想来想去，当代文人的轻浮，思想的、历史的原因固然是一方面，但另一方面，或许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出现了毛病。我想起了我们的语文教育，它可反省的东西真是太多，也许正是这种教育，使当代人的文字能力退化了。我的父母均是语文教员，我也曾两度进师范院校中文系读书，仔细回忆一下，有许多知识，等于无用的。而偏偏是儿时背下的一些古诗文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。中国的语文训练，多注重语法与意义，而独少有对语感的培养。思想可以随年龄增长而成熟，但独有语感，非少年谙熟知习不可，年龄稍大，便习之晚矣。一个人少年的经历，母语深层结构的影响，至关重要。白话文是流，古文是源。连书法界的人都知道，不懂篆隶，不知远古的文字的演变史，仅以明清人的碑帖为模仿对象，是不行的。语言也是这样。“五四”以来，散文写得最好的，是古文功底好的人。语言是个神奇的东西，看似平平淡淡，却深意在焉。周氏兄弟语言之美，固然与思想有关，但支撑其平淡自如的文体的，是古文与外文的东西。所谓多语结构，正在这里。语感是进入语言王国的入口，它是只有儿时才能养成的。多背一些，那怕囫圇吞枣，并非坏事，稍大，自然明白其义。这似乎过于残酷，少乐趣。但我以为，总比句法的枯燥解析与意义的阐释高明得多。

现在读张中行、汪曾祺、孙犁的作品，觉得精美的原因，大概也与古文有关吧？旧时的文章，老朽者甚多，那些早被鲁迅那代人所唾弃了。但古文的经典文献中，确有中华民族

可贵的东西，至少某些作品的智慧表达式，便是白话文做不到的。而欲把白话文写好，就不得不时常返顾一下古人的遗产，借鉴之，化解之，融通之。同是一桶水，取之于古井的，与江河的便质量不同。我想起了我父亲的话，也许他是的。倘我们的孩子们，能在此处稍加用力，情况或许更好些吧。

如今看到中小学生的作文，我常有哭笑不得的感觉。那多是八股的训练法，为应付考试而已。久而久之，老师与孩子，均异化了，可人们却并不以此为然。人为什么写作，写作中的自我何在？此语文教学之弊，亦社会文明难解之症也。

忽想起硕士论文答辩完的那一天，在母校的一个花坛之前，我和我的导师闲谈。我说了一句感伤的话：三年研究生生活，实际上在做个工作，就是撕碎十几年教育加在自己头上的思维模式。人们的学习，最终是为了告别过去学习的方式，这是怎样的悲哀！所以每每看见自己的孩子，如今还在走父辈走过的路，心中有着难言的苦痛。然而社会如斯，积习如斯，滔滔者天下皆是，我只有长叹而已。

真假“闲适”

看孙犁的文章时，发现有一句话，觉得挺有意思，他在论及周作人时，很有微辞，说：“闲适的散文，也有真假高下之分。‘五四’以后，周作人的散文，号称闲适，其实是不尽然的。”我过去觉得，孙犁在某些地方，有点像周作人，至少那冲淡平和劲儿，就有近似的一面。但近来细读孙犁的文章，忽然发觉，二人其实相距甚远。孙犁可谓清淡到家，周作人虽亦以超脱而招人注意，但书卷气以及读书人的名士味儿，还是太浓。这一点，孙犁就大异于他。孙犁文章中的乡间气息，那是久呆书斋中的文人写不出来的，而那种与世俗社会毫不相让的犟劲，尤其让当代一些文人无法做到。孙犁的散文让人于静谧中体味幽深、玄远的人生圣境，周作人则以另一种方式——凭借知识与智慧，将人引向精神的审视与自娱里。同样是超然于象外，而其中的路又是如此不同。看来，孙犁还是深得前代的散淡型文人的要义的。

周作人由文人而欲近平民，孙犁由平民而近文人，但文人与平民情趣要处理得好，很难。人遇事不如意时，如读读孙犁，就觉得天下众事，其淡如水，太拘于事功，不免俗气。